



黔苑拾英

龙光沛 著

贵州

黔苑拾英

龙光沛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赵西林
责任编辑 马 迅
封面设计 林发荣
技术设计 汪 粟

黔苑拾英

龙光沛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 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20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221—03029—4

1 · 422 定价：4.80 元

目 录

为人作嫁咏叹调

- 《黔苑拾英》序一 马 迅 (1)
《黔苑拾英》序二 王鸿儒 (3)

- 从孙应鳌《琐言》探其对王阳明心学之继承与发展 (5)
孙应鳌华山诗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 (10)
明代社会的真实写照——读孙应鳌的三首歌谣 (18)
从周起渭的诗看清初文人的愤懑 (24)
从郑珍哀生民的诗看清王朝的没落 (37)
郑珍笔下的黔中山水 (49)
郑珍掌教榕城时的诗作 (62)
杉乡的颂诗——读郑珍两首写黎平的诗 (68)
明清诗人笔下的黄果树瀑布 (71)

- 何须海上觅蓬莱——读杨彝《碧云洞》 (81)
品题合占古今雄——读杨慎《七星关新桥》 (83)
宇宙壮观无此雄——读张简臣《登尖岩望梵净山》 (85)
潮上钱塘无此壮——读潘驯《白水河观瀑布》 (87)

旧时井灶断无烟——读查慎行《初入黔境》	(89)
崔巍杰阁与云平——读吴道涣《甲秀楼》	(91)
天惊石破云倒垂——读林则徐《飞云岩》	(93)
惊起群山向天叫——读林则徐《镇远道中》	(95)
唐代长流李谪仙——读李铭诗《桐梓驿读太白碑》	(97)
酒冠黔人国——读郑珍《茅台村》	(99)
历史真实与作家的良心——读易佩绅《去黔杂感之五》	(101)
当仁原不让于师——读李端棻《国家思想》	(103)
黔南第一位安节龚诩	(105)
贵州第一位进士张諲	(107)
贵州第一位尚书黄紱	(109)
黄平第一位布政使周瑛	(111)
贵州第一位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孙应鳌	(113)
贵州第一位被削为民的谏臣陈尚象	(115)
贵州侗族第一位进士龙起雷	(117)
玉屏第一位尚书郑逢元	(119)
贵州出生的第一位外交官黎庶昌	(121)
贵州最早的举人王训	(125)
天末才子谢三秀	(127)
官至尚书而无异寒儒的王尊德	(129)
晚明忠烈何腾蛟	(131)
道出民间疾苦声的吴中蕃	(133)
请开科于贵州的田秋	(135)
写诗万首的越其杰	(137)
祃天之才周起渭	(139)
清代名臣丁宝桢	(141)
明清时期黎平府名人剪影	(143)

童心不渝见高洁——我认识的老同志田兵	(153)
李独清先生及其《洁园剩稿选》	(157)
使先知觉后知——我认识的张毕来教授	(170)
风景秀丽的花溪	(173)
护堤榕	(176)
修文阳明洞	(178)
从瑶琳洞到织金洞	(180)
游茂兰喀斯特风景区	(182)
南郊公园	(186)
沙滩遐思	(188)
今上岳阳楼	(190)
长江三日	(192)
佛教圣地五台山	(196)
千姿百态的张家界	(199)
渔民村游记	(202)
珠江三角洲杂记	(204)
胡适与诗体革命	(206)
从油印本到畅销书	(211)
对国立汉民中学的片断回忆	(214)
1949年前的贵州大学	(217)
试论我国一些朝代如何自取败亡	(224)
世袭制的起源及其危害	(234)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	(244)

上黔灵	(252)
榕江龙潭	(252)
为黎庶昌出使日本 111 周年而作	(252)
访茅台酒厂	(252)
访鸭溪窖酒厂	(252)
敬谢长骥永久乡贤并序	(253)
承旅台丁慰慈刘泰桢乡长伉俪惠赐画幅感甚谨寄一律以谢
	(253)
任时燮学长伉俪从台北飞来黎榕乡友共聚赋此以志	(253)
韦濂校友自台湾来	(254)
贵州文史馆建馆 40 周年抒怀	(254)
后记	(255)

为人作嫁咏叹调

——《黔苑拾英》序一

马 迅

尘海缤纷，人事浮沉，至今我都弄不明白是造物的敕意，抑或是命运的巧合，我这大半辈子和“编辑”这个行当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为人作序是少有的。一则我不长于此道，再则我总认为一部书稿的完成，作者要说的话尽在其中，读者诸公自会评品，还用得着为序者饶舌吗？可是，编完这本集子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对这本书及其作者龙光沛君不说上几句，似乎太有负这几十年的岁月了。

光沛君比我年长，更是我们这一行的行家里手；资深学富，编著丰硕，尤以国学扎实为朋侪所称道。一本《古文选译》一版再版，至今发行无阻，一路绿灯，不仅开国内此类选本之先河，给贵州出版界争辉耀彩，更重要的是为广大莘莘学子学习古文提供了许多方便。然而，有谁知道这本书的母体竟是他被打入另册放逐边远山村，在一间当地农民视为凶宅的寒窗孤灯之下，一字字推敲、一句句磨砺——几经反复而编撰并油印出来的呢。而况，那又是什么年月和气候；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文化大革命”，其愚昧、荒诞、残忍确乎都是“史无前例”的。你看，人家在肆无忌惮地亵渎良知、糟踏文明，而光沛君却在阐释古籍、宏扬历史，不是对着干吗？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的迂腐和不识时务，而恰恰是这种“迂腐和不识时务”，正印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忠厚和廉价；已经发落到贱民的境地，仍然对祖

国一往情深，世界上有这样的“魑魅魍魎”吗？而况“还要踏上一只脚！”

日历再往前翻一翻，那是1957年“引蛇出洞”之后，光沛君和我先后被押赴农场作强制性改造，在面对高墙厉警、动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氛围里，他曾多次不顾死活地说：“不对！以言定罪、以思想定罪是破坏法制的表现；而况，钳制言路将直接影响国运的兴衰，总有一天我们的问题会被澄清的。”因此，几十年来他对于未来总是充满着信心。我从未曾看到过他气馁过，颓唐过。走路昂首阔步，说话粗门大嗓，即或和别人争执也是当面锣、对面鼓，吵完就了，从来不搞小动作，更不背后伤人。市侩习气和政客伎俩和他绝缘！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还被人说三道四，为世俗和宵小所不容。“人海阔，无时不风波。”你说你的，他干他的，这一切对于光沛君都无干系，他依然我行我素，目无旁顾地走自己的路。《黔苑拾英》就是他一路深深脚印的印证。《从周起渭的诗看清初文人的愤懑》、《试论我国一些朝代如何自取败亡》等篇什，人们不难看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直在直言警世：中国需要的是刚正不阿，而不是唯命是上；是门窗再开大一点，而不是封闭守成！

堪可告慰的是光沛君虽然年逾甲子赋闲离职，但他的笔一天也没搁置，据我所知这本集子的绝大部分篇什都是他离开编辑岗位后撰写的。单从题目人们就会发现他涉文辽阔，纵横捭阖，思想益发锐利，笔力更加老到；看来用不着为“夕阳无限好”而叹息，对于一个自强自重永远“不降其志”的人来说，晨曦和晚霞同样都会辐射出瑰丽的色彩；唐人武元衡七绝有咏：“报国从来先意气，临歧不用重咨嗟。”难道不是这样吗？

1992年岁尾，东山脚下。

《黔苑拾英》序二

王鸿儒

光沛曾先我就学于贵州大学，是我的老学长。十几年前，我们还同在一个边远县份当过中学教师。凭校友和那一段“沦落天涯”的共同经历，我想，我应该为他的文集《黔苑拾英》写下几句。

这是一本浸透乡情的书，虽然作者并未直接地描写乡情。贵州开发较晚，向称边鄙，一般人极易忽视它的地域文化的价值，后来者于此不甚了然，人云亦云，也以为不足道。有之，也不过如中国人之看印第安人，为贵州傩戏闹热过一阵。读过《黔苑拾英》，方才知道贵州自古以来，还有一种属于雅文化范畴的艺术，于是对贵州文化始可得到一个较为全面的肯定。光沛先生多年来以弘扬贵州乡梓文化为己任，在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探幽发微，开掘这片土地的文化积累。这里不仅有可与中原文化比并的郑珍、孙应鳌、周渔璜以及现代古典文学家李独清等的创作生涯及其作品的评述，也有关于明清两代客籍文人王阳明、林则徐、查慎行、杨彝等对贵州本土文化影响的绍介。作者还注意到那些几乎已为历史湮灭而实则对发展贵州文化有功的人物，比如请设科场于贵州的田秋，为开拓贵州教育文化立了首功的王训等等，其中特别是对侗族第一位进士明代黎平人龙起雷等的介绍，更可看出作者为宣传贵州文化尽力旁搜远绍的苦心。作者谈诗论人，于诗，以鉴赏家的态度，成为读者的导游，指点景观，采剥华实，颇能得诗中真味，而于歌咏贵州山水名胜的篇章，作者用心最勤，字里行间，如数家珍，透露出评述者对于贵州乡土的挚爱。于人，则于文事之外，兼论对象的政绩、人品。

龙光沛似乎特重历史名人人格的高尚，气节的坚贞。这里有不怕犯颜直谏被万历皇帝逐出京城的都匀人陈尚象，有历经磨难、尽忠死节的抗清英雄黎平人何腾蛟，有崇尚气节在明亡之后不做降官而安守贫贱的贵阳人吴中蕃，也有嫉恶如仇、敢于惩办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的平远（今织金县）人丁宝桢……“乃知豪杰士，不受山川窘”，作者在评述贵州第一位进士张諠这首《望古》诗时，曾说：“自古的英雄豪杰，从来不受山川所阻，终于能使他们人文学风张扬于华夏”，以为这首诗“抒发了贵州人继往开来的豪情抱负”，因而能鼓舞处于偏僻之地的贵州人，是“值得我们贵州人引为自豪的”。而这，我以为也正是《黔苑拾英》立意与价值之所在。

光沛大学毕业后便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后被错划为“右派”，一去20年，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被生活之流漂到荔波县一个小区中学任教的时候，我就得知他于清苦之中，仍然经常手不释卷，孜孜以求。并且以他职业的习惯应用于古文教学，他的“古文双译对照教学法”曾颇受当地学生欢迎。在他“改正”复职之后，更编辑出版了被列为“全国最受读者欢迎”的10种图书之一的《古文选译》及各类图书110余种，在为他人作“嫁衣”之际，一面又不忘笔耕，其劳作的勤勉，实在令人感佩。刘向《说苑》云：“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光沛先生虽已过花甲之年，仍然学而不厌，他的《黔苑拾英》，不也是学而有成，可以照亮贵州文化之一角的炳烛之明么？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花溪

从孙应鳌《琐言》探其对 王阳明心学之继承与发展

明代大儒孙应鳌，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人，官至工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 1527 年），19 岁时，受业于王阳明大弟子贵溪徐樾，“即传其所受阳明心斋之学”，系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孙应鳌对儒学，特别是对儒家主观唯心主义学派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心学造诣颇深。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评其为“海内群以名臣大儒归之”。孙应鳌乡居时，筑学孔精舍讲授儒学，为王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作出不小贡献。其《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简称《琐言》），“为乡里立教”，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

宋代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以及他们讲的穷“理”的途径比较繁难，士大夫把程朱理学当成获取名利的工具，使其学说逐渐丧失对人心的羁绊作用。王阳明批评明代中叶的社会风气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因此，他想从整饬人心着手，用“良知”（即心）主观唯心主义去代替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当时程朱理学的腐朽性，已暴露得很清楚，统治阶级为了继续维护封建道德，要求有一种能较简单地体认封建道德的办法，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的道德伦理思想，便应运而生。

程朱理学主张“理”在心外，王阳明心学主张心就是“理”。王阳

明的伦理思想是“良知”。把“良知”(即心)提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王阳明认为所有道德规范统统包含在“良知”、“吾心”之中。只要在“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能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实现“王道之真”。他发展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提出“心外无理”的主张，认定心是宇宙的本源。

孙应鳌在《琐言》中发挥了王阳明心为宇宙本体的思想，说：“心若有主，不拘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全 is 真宰运用，是我制外；心若无主，不拘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全无安顿去处，是外制我。”《琐言》又说：“孔子曰：仁者天地之心。”须时时以此激昂，不失了我的心，便不失了天地之心。”孙应鳌在这里所说的“心若有主”，指的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吾心”，是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性。他把“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完全归纳为心(思维)的产物，心的扩展。孙应鳌所说的“不失了我的心，便不失了天地之心”，是认定心比天地万物更为根本。

王阳明出于反对程朱理学形式主义的道德说教的需要，主张以己之是非为是非，他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以下简称《全书》)王阳明在这里强调以心(吾心)之是为是，以心之非为非。进而对圣贤的言论也抱怀疑的态度。他说：“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全书》卷二)

孙应鳌肯定并发展了王阳明这种观点，在《琐言》中说：“独立不惧，真是在我，天下非之而不顾也；遁世无闷真得在我，不见知而不悔者也。今之学者，一人非之，便立不定，只见有毁誉，何曾见有道理；一人不知，便怀不平，只见有得失，何曾见有义命。”孙应鳌和王阳明这种敢于否定传统观念、世俗舆论，强调“独立不惧，真是在我”，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言论，确实曾使明代中叶在程朱理学传统重压下的思想界，耳目为之一新。

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主张“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人皆有”（《全书》卷三），“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全书》卷二）王阳明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天理”是人们最根本的东西，人人同具，古今如此，不是天生具有圣愚的差别。

孙应鳌在《琐言》中发挥了这种进步观点：“世人莫不有聪明，可惜不在自己性分上留聪明；世人莫不有作用，可惜不在自己性分上善作用，终归无益，其何有成。”又说：“忠信之资，圣、凡同具。能充之便做得圣人；不能充便止于乡人。”这就是说，若世人肯在自己性分上留聪明；肯在自己性分上善作用，就不会与圣人有差别。孙应鳌在这里指出圣人与世人之间的差别，不是在先天具有“良知”这一点上，而是后天是否作用上。这样的修养论，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指出了途径，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留了余地，是有积极意义的。

孙应鳌在《琐言》中还说：“市井之愚夫愚妇看杂剧戏本，遇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触动良心，至悲伤泣涕不自禁，卒有敦行善者；吾辈士大夫自幼读圣贤书，一得第后即叛而弃之，到老不曾行得一字，反不若愚夫愚妇看杂剧者，虽谓为市井之罪人可也。”孙应鳌这段话，引现实生活中见到的事实，进一步证实“良知”是人人皆有的。愚夫愚妇（世人）观杂剧戏本，良心受剧情感动，能敦行善；而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反而“叛而弃之”，这就更说明“良知”人人皆有，在敦行上士大夫反不如一般世人。

王阳明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王阳明这段话是说“致知格物”是把心之“良知天理”贯彻到事物中去，使事事物物与我心的“良知”相符合。孙应鳌继承王阳明的衣钵，也认为“心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天地万物都在自己心中。

他在《琐言》中说：“此身与天下国家共为一物者也，不知立其身以为天地万物之本，失此身矣。此心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者也。不知充其心以尽天地万物之大，失此心矣。”孙应鳌的这个提法，完全脱胎于王阳明的“合心与理而为一”的论点。

王阳明认为“良知”还具有存善去恶的作用。他说：“一念之善，即善人矣。”“一念之恶，即恶人矣。”他认为如果人们掌握了良知的“决窍”，不管多少“邪思枉念”都可破除，“良知”好比“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传习录》下）孙应鳌在《琐言》中则说：“天惟虚故万物皆容；心惟虚故万善皆纳。天之生物若有一刻之停，则造化便息；心之生理若有一刻之间，则道义便泯。”孙应鳌这话正如王阳明认为自己的意念与思想认识上的正确与否，道德上的善良与否，都是人心的一念之差。他们都认为只要人心不为邪恶所蒙蔽，万善皆能容纳于其中；“良知”的意念，就是道德的试金石。

王阳明还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传习录》下）孙应鳌《琐言》则说：“人只有这点心却使之不能自作主张，东挨西靠而卒无以自立，所以此身只东倒西歪，而无以自立于天地之间。”孙应鳌在这里把王阳明“自家底准则”，演化为“自作主张”，认为只要能坚持自己的“知”，“自作主张”，就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实现道德的典范。孙应鳌在《琐言》中还说：“仁者恻隐之心今且不必讲别的恻隐，但能知道自家恻隐，便可与言仁矣；知者是非之心今且不必讲别的是非，但能知道自家是非，便可与言知矣。”孙应鳌在此深化了王阳明的“自家底准则”，强调要从自家的恻隐之心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才能达到“仁”和“知”的道德标准，也只有自己的良知，才能体现出伦理原则“仁”和“知”。

王阳明认为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是“致良知”。他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

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中）孙应鳌《琐言》说：“根本盛则枝叶茂；泉源长则流派远，故学者务先修德。镜明则物无遁形；衡平则物无隐数。故学者务先养心。”孙应鳌以“镜明则物无遁形”、“衡平则物无隐数”作比喻，强调学者要完善道德修养必先养心；强调养心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也就是强调养心对培养和提高人的德行的重要性。

王阳明主张道德教育必须效法古代圣人，他认为圣人写下的经典都是记述与开导人心的书，应该好好学习：“《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全书》卷七）孙应鳌在《琐言》中把王阳明这个论点概括为：“道不稽诸孔孟虽贯穿百家，不足以言道；学不本诸身心虽涉猎千古，不足以言学。”王阳明与孙应鳌都强调读书是用自己的天理良知（道德观念）与圣贤印对，以圣贤之言开导人心，启发蕴藏在他们身心中固有的良知，扩充他们的良知。

王阳明讲到君臣、父子关系时，强调要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下工夫，他说：“于父子尽吾心之仁，于君臣尽吾心之义，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笃敬。……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拥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耳矣。”（《紫阳书院集序》）孙应鳌在《琐言》中说：“不以君之心为心，为臣便不忠；不以亲之心为心，为子便不孝。终身可行信惟一恕。”孙应鳌对王阳明心学之师承，于此可见。

孙应鳌《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全文不过 2700 字，却较集中地阐发了王阳明的心学，使后世能进一步认识王阳明心学的大义和宗旨，有的观点且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是贵州先贤在学术史上作出的贡献。

孙应鳌华山诗的 思想性和艺术特色

明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孙应鳌，字山甫，谥文恭，贵州省清平（今凯里市炉山）人。官至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孙应鳌任陕西提学副使时，曾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登华山，时年36岁，系有史可考的贵州省最早登临西岳者，较徐霞客于熹宗天启三年（公元1623）上华山还早61年。孙应鳌当年所写《华山诗》八首，被朱彝尊选进《明诗综》，是我省有诗作选入全国性诗集较早的诗人。孙应鳌虽“余事为诗”，但其《学孔精舍诗抄》便保存各体诗约九百首。清人莫友芝评论为：“……（孙）五言乐府沉雄森秀，直逼魏晋……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学家所未有。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明诗综》仅录其华山一绝，殆不可解。”莫友芝对朱彝尊只选孙应鳌的《华山诗》是不满意的。朱彝尊选诗虽不公允，但他毕竟是清代著名诗人和诗选家，《华山诗》的入选，可以想见它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现仅就管见所及，谈谈《华山诗》的思想性及其艺术特色。

一、临摹山水，表现出诗人的性格特征，即“以我观物，物皆著我”的意象。如：

玄致夙亹亹， 登临资内观。